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五

館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二十五

起辛卯至癸巳凡三年

仁宗十

皇祐三年春正月詔徐宿泗耀江鄭淮陽七州軍采
磬石令諸路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 乙丑帝
幸魏國大長公主第公主太宗女幼閑內則貌類太
宗下嫁李遵勗賓客皆一時賢士大夫每燕集主必
親視饗膳之節章獻太后嘗賜金龍小冠辭不敢服
太后訪以政事多語祖宗舊事以諷遵勗守許州暴

得疾主亟欲往視不待奏而行從者才五六人居夫
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鮮華嘗燕禁中帝親
為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爲此久矣未幾病目帝自
臨視親舐主目左右感泣帝亦悲慟問子孫所欲主
曰豈可以母疾而邀賞邪賚白金三千兩不受至是
以暴疾聞帝促駕往視未至而主卒乃即主堂易服
奠哭謚獻穆 二月詔兩制及禮官叅稽典制以定
國朝大樂名中書門下審加詳閱以聞 丙戌宰臣
文彥博等進皇祐大饗明堂記 三月庚申宋庠罷
時有偽造敕牒者庠弟祁之子與遊事覺包拯等言

庠不戢子弟且在政府無所建明庠遂求去出知河
南府以劉沆叅知政事夏四月癸未詔河北流民
相屬吏不加恤乃飾厨傳交賂使客以取名譽自今
非犒設兵校其一切禁之五月乙亥班簡要濟衆
方于州縣六月丁亥知無爲軍茹孝標獻芝草三
百五十本帝曰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草木蟲魚
之異焉足尚哉姑免孝標罪戒州郡自今勿復獻
作隆儒殿秋七月丁巳兩制禮官王堯臣等言按
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
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豈特本道德政教嘉靖

之美亦緣神靈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
宜名大安詔曰朕惟古先格王隨代之樂亦既制作
必有稱謂緣名以討義繇義以知德蓋名者德之所
載而行遠垂久之致焉故詔以紹堯夏以承舜濩以
救民武以象伐傳之不朽用此道也國家舉墜正失
典章交備獨斯體大而有司莫敢易言之朕憫然念
茲大懼列聖之休未能昭揭於天下之聽是用申敕
執事遠求博講而考定其衷今禮官學士迨三有事
之臣同寅一辭以大安之議來復且謂藝祖之戡暴
亂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

下之既安其德盛洎朕之承聖烈也安祖宗之安其
仁厚祇覽所議熟復于懷恭惟神德之造基神功之
戢武章聖恢清淨之治冲人蒙成定之業雖因世之
迹各異而靖民之道同歸以之播鐘球文羽籥用諸
郊廟告於神明曰大且安誠得其正丙子減郴永州
桂陽監丁身米錢十萬餘石 八月汴河絕流京東
淮浙饑諫官吳奎言近歲以來水不潤下盜賊橫起
皆陰盛所致今內寵驕恣近習回撓夷狄桀傲讒邪
交傷陰盛如此寧不致大異哉且朝廷之過常在乎
無事之時因循而不爲有事之後顛沛而失錯中外

臣寮平時建一策舉一官雖有可取皆抑而不行又從而媒孽謂之生事如兩河盜賊行路之人皆已傳布而大臣不以爲事至執殺官吏然後倉皇移易官守不亦晚乎事將有大于此者幸陛下留意 冬十月庚子文彥博罷時張堯佐除宣徽使知河陽侍御史唐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時文彥博爲首相介遂劾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緣奄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

介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
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由妃嬪
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而乃薦弼時
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
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介猶力
爭帝聲色俱厲脩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曰介誠狂
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乞賜寬貸遂貶介春州
別駕王舉正言其太重帝亦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
州罷彥博知許州是時災異迭見吳奎上言今冬令
反燠春候反寒太陽虧明五星失度水旱作沴饑饉

荐臻此天道之不順也。自東徂西地震爲患大河橫
流堆阜或出此地道之不順也。邪曲害政陰柔蔽明
羣小紛爭衆情壅塞西北貳敵求欲無厭此人事之
不和也。夫帝王之美莫大於進賢退不肖。今天下皆
謂之賢陛下知之而不能進。天下皆謂之不肖陛下
知之而不能退。內寵驕恣近習回撓陰盛如此寧不
致大異乎。又十數年來下令及所行事或有名而無
實。或始是而終非。或橫議所移。或姦謀所破。故羣臣
百姓多不甚信。以謂陛下言之雖切而不能行。行之
雖銳而不能久。臣願謹守前詔堅如金石。或敢私撓

必加之罪。母爲人所測度而取輕於天下。奎亦以介黨出知密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朝中士大夫各贈以詩。而待制李師中有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之句。由是介直聲聞天下。稱真御史者。必曰唐子方云。夏竦卒。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舉賢良方正。致位宰相。以文學擅名。一時爲郡。有治績。盜賊不敢竊發。然性貪鄙。數商販部中。家累鉅萬。自奉尤侈。畜聲伎甚衆。所在陰間僚屬。使相猜沮。以鉤致其事。遇家人亦然。至是卒。賜謚文正。同知禮院司馬光言。謚之美者。極于文正。竦何人。

乃得此謚判考功劉敞言謚者有司之事竦姦邪而
謚之以正不應法且侵臣官詔更謚文莊以龐籍
同平章事高若訥爲樞密使梁適叅知政事王堯臣
爲樞密副使十一月范仲淹上書言古者內置大
夫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方伯刺史觀
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以分理之今轉運按察
使古之岳牧方伯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
與陛下共理天下者爲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
擇選一切以例除之以一縣觀一州一州觀一路一
路觀天下率皆如此其間縱有良吏百無一二使天

儂智高

下賦稅不得均，獄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既無告訴，必生愁怨，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若守脩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十二月庚辰，新作渾儀，召兩府及侍臣觀新樂于紫宸殿。

四年春正月戊午，徙范仲淹知潁州。己巳，詔諸路

貸民種。二月庚子，蠲湖州民所貸官米。三月，蠲

江南路民所貸種數十萬斛。夏四月，廣源州蠻儂

智高反。五月乙巳朔，儂智高攻陷邕州，執知州陳

珙等，欲任司戶孔宗旦以事。宗旦不屈，大罵而死。智

高即州建大南國，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啓曆，置官屬。

時天下久安廣南州郡無備智高所向守臣輒棄城走遂陷橫貴藤梧康端龔潯等八州知封州曹覲知康州趙師旦皆戰死智高進圍廣州知州魏瓘力戰禦之知英州蘇緘蒐募壯勇合數千人赴援扼賊歸路得黃師宓父斬之以徇而轉運使王罕亦自外至募民兵益脩守備城得不陷甲子范仲淹卒時仲淹自杭徙青州又徙潁州疾甚肩輿至徐州不起年六十四遺表無所請上使就問其家贈兵部尚書仲淹字希文蘇州人二歲而孤母改適長山朱氏因名朱說讀書長白山醴泉寺斷齋畫粥刻苦厲志以朱

氏兄弟浪費不節數勸止之朱兄弟曰我自朱氏
錢何預汝事遂詢知家世感泣去之南都學舍五年
大通六經之旨尋登第復姓易名平生厲志聖賢之
學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
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
捨其有所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
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也外和內剛樂善
汎愛自奉甚儉臨財好施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
自搢紳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頌其名

字而樂道其事至於以中庸授張載以春秋授孫復而啓宋儒道學之原以左傳授狄青而作武人忠義之氣此其所關繫者尤大而反爲衆善所揜尚論者或未之先也歐陽脩初以仲淹事忤宰相呂夷簡坐黨人遠貶旣而夷簡罷相脩始被進擢至是爲仲淹作神道碑言西事時呂相擢用希文有驩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仲淹子純仁大以爲不然刊去之脩曰吾亦忤呂相者惟其言公乃取信於後世也希文自言平生無怨惡於人而其子乃不使解仇於地下堯夫固是賢者而其廣狹之不同乃如此 壬申命知

桂州陳曙率兵討儂智高 戶部員外郎范鎮上言

陛下制樂三年有司紛然未決蓋由不議其本而爭其末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道也今有形之物皆相戾而不合則無形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必得真黍然後可爲耳鎮自謂得古法司馬光終不以爲是 帝出欵器陳于邇英閣諭丁度等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朕欲以中正臨天下當與列辟共守此道度等拜曰臣亦願無傾滿以事陛下因言太宗嘗作此器真宗嘗著論帝遂

製後述以賜度等。六月乙亥，以楊畋體量安撫廣南，經制盜賊。庚辰，以余靖為廣西安撫，命同廣東提刑李樞與陳曙討儂智高。廣東轉運幹轄司發兵援之。丁亥，以狄青為樞密副使。初，尹洙與青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洎涅猶存帝嘗敕青傳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

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召拜樞副臺諫王
舉正等諫其不可帝不聽秋七月丙午命余靖經
制廣南盜賊事壬戌儂智高引衆去廣州廣東兵馬
鈐轄張忠邀擊于白田忠戰沒智高進陷昭州九
月以孫沔知秦州沔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秦州
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爲憂臣觀賊勢方張官
軍朝夕常有敗奏旣而昭州鈐轄張忠以敗聞帝乃
除沔湖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梁
適折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乃欲
示鎮靜邪夫實備不至而貌爲鎮靜危亡之道也乃

與兵七百人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
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行至
鼎州加沔廣南安撫使庚午以狄青爲荆湖宣撫
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時儂智高寇擾日甚嶺外
騷動楊旼等久無功帝以爲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
桂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
有矣會狄青上表請行遂有是命青入對自言曰臣
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數百騎益以禁
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時命入內都知任守忠
爲青副知諫院李兌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

鹽法

主將製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諫官韓絳。復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龐籍。籍力贊青可用。且言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儂智高騷動嶺外。聲搖江西。虔州守臣曹觀欲籍民財爲戰守備。謀之于處士鍾斐。斐曰：智高必不能過嶺。無事而籍民。民懼且走。觀曰：如緩急何？曰：同舟遇風。胡越可使爲左右手。况吾民乎？不幸而至於急。則官與民爲一家。夫孰非吾財者？何以籍爲？觀悟而止。虔人以安。以范祥爲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事。自復摧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爲

虛估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太常博士范祥關
中人也熟其利害常謂兩地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
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
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
論者爭言其非是遣戶部使包拯馳視還言其便論
者猶籍籍驛召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詔從
之田况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爲轉運使於是
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
令入實錢償以鹽授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
弛兵民輦運之役以商所入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

軍而悉留推貨物錢幣以實中都由是黠商貪買無所僥倖關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 冬十月以胡瑗爲國子監直講瑗旣居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脩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不問可知爲瑗弟子也初瑗與孫復同讀書于泰山及是同爲直講復教養不及瑗而治經過之然二人論見多不合常相避不見 程頤游太學見胡瑗瑗試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論頤論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

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
曰仁義禮智信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
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旣熾而
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
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
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知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
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
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
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
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

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
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不
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
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
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
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
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
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瑗得其文

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頤鄰齋首以師禮
事之 丙子太白犯南斗詔鄜延環慶涇原路擇番
落廣銳軍各五十人赴廣南行營丁丑儂智高陷賓
州復入于邕時交趾請出兵助討智高余靖以便宜
許之請于朝狄青奏曰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
也以一智高橫踐二廣力不能制乃假蠻夷兵蠻夷
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助兵帝從
之 十一月壬寅朔日食戊午詔免江西湖南廣南
民供軍須者今年秋租 浙之三 十二月壬申狄青
勒兵賓州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

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
賊鬪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
八千擊賊潰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
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
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
諸將股栗莫敢仰視時冬無雪帝以愆亢責躬宰
相龐籍等請避賢路帝曰朕誠不能感天心非卿等
過也已丑大雪吉州司理叅軍祝紳幼孤鞠于兄
嫂已嘗爲嫂持服及兄喪又請解官持喪有司以爲
言帝曰近世蓋有匿親喪而干進者紳雖所服非禮

然不忘鞠養恩亦可勸也候服闋日與幕職知縣

五年春正月庚戌白虹貫日以廣南用兵罷上元張

燈丁度卒度字公雅祥符人祖顛罄貲置書至八

千卷曰必有好學者爲吾子孫度生八日始開少

穎悟力學有守登服勤詞學科積官至尚書右丞卒

年六十四謚文簡性資純直不事脩飾喜論時事帝

嘗問以著龜占應事對曰不若以古之治亂爲著龜

也有著述丁巳會靈觀火戊午狄青敗儂智高

于邕州青旣誅陳曙因按兵止營令軍休十日衆莫

測賊覘者還言軍未即進青明日即整兵自將前軍

孫沔將次軍。余靖爲殿。夕次崑崙關。時值上元節。令
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饗軍校。
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
之。使人行酒。云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勸飲。青已微服。
與先鋒度關。趣諸將會食關外。賊方覺。悉出逆戰。右
將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
旗麾番落騎兵。從左右翼擊之。縱橫開合。部伍不亂。
賊不知所爲。大敗走。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賊黨
黃師宓儂。建中智中及僞官屬死者百五十七人。生
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由合

江口入大理至曉。座客各未散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爲賊所俘。脇者慰遣之。梟師宓等于城下。斂屍築京觀于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邪。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於是廣南悉平。捷至。帝喜曰。青破賊。龐籍之力也。又曰。向非梁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時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不從。以謂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

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
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爲名將譬如奕碁已
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
也臨利而能戒乃青之過人處 二月癸未狄青復
爲樞密副使甲申赦廣南凡戰歿者給槨櫛護送還
家無主者塋祭之賊所過郡縣免其田租一年死事
家科徭二年丙戌詔余靖經制廣西與都監蕭注等
追捕智高 夏四月甲午命劉沆梁適監議大樂知
制誥王洙奏黃鐘爲宮最尊者但音有尊卑耳不必
在其形體也言鐘磬依律數爲大小之制者經典無

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之法孔穎達
作疏因而述之據歷代史籍亦無鐘磬依數大小之
說其康成穎達等即非身曾制作樂器至如言磬前
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
者据此以黃鐘爲律臣曾依此法造黃鐘特磬者止
得林鐘律聲若隨律長短爲鐘大小之制則黃鐘長
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鐘則形制大小比黃鐘才四分
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鐘爲宮即黃鐘大呂反
爲商聲宮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強之象今參酌其鑄
鐘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數筭定長短大小容受之

數仍以皇祐中黍尺爲法鑄大呂應鐘鐘磬各一即
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五月乙巳高若訥罷以狄
青爲樞密使孫沔爲樞密副使龐籍及臺諫皆論青
武人不可長宥府帝不聽甲子詔諫官御史毋挾
私以中善良及臣僚言機密事毋得漏泄以孫抃
爲御史中丞韓絳奏抃非糾繩才抃即手疏曰臣觀
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
能訐人爲風采捷給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
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
上察其言趣令視事未幾抃舉吳中復爲監察御史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第五十五
一六

抃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抃曰昔人耻爲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官邪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黃鐘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爲宮爲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鐘磬一以黃鐘爲率與古爲異臣等亦嘗詢逸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參定之是月知諫院李允言曩者紫宸殿闕太常新樂議者以鐘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臣詳定竊聞崇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義王洙不

從議論喧嘖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
輕議西漢去聖尚近有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鏗
鏘而不能言其義况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
不亦難乎且阮逸罪廢之人安能通聖明述作之事
務爲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財匱乏之
時煩費甚廣器旣成矣又欲改爲雖命兩府大臣監
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
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 六月乙亥御紫
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樂觀宗廟祭器 乙未詔
河北荐饑轉運使察州縣長吏能招輯勞來者上其

狀不稱職者舉劾之。秋七月乙巳，詔荆湖北路民因災傷所貸常平倉米免償。戊午，詔太常定謚母爲溢美。閏月壬申，罷籍罷籍姻屬道士趙清貺與堂吏皇甫淵受賂事覺，刺配達州道死。諫官韓絳論籍陰諷吏杖殺清貺以滅口，復按無實言者猶不已。罷籍知鄆州籍長於吏事，持法深峭，士卒畏服，及爲相，聲名減於治郡時。是月，詔定自今內侍供奉至黃門以一百八十人爲額，仍詔內侍省都知押班，類年五十以上，歷任無賊私罪者，乃得爲之。八月，以陳執中、梁適並同平章事。詔南郊姑用舊樂，其新

定大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之翰林學士胡宿上言
自古無並用二樂之理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
難並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
帝配祖考之意帝以爲然九月乙酉御崇政殿觀
新樂是月夏及契丹平冬十月丙申朔日食丁巳
詔以蝗旱令監司諭親民官上民間利害端明殿學
士張方平言王畿賦歛之重詔開封府諸縣兩稅於
元額減二分求爲定式十一月己巳日長至祀天
地于圜丘以三聖並配十二月詔轉運官毋得進
羨餘以曹陳許鄭滑州爲輔郡隸畿內置京畿轉

運使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五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六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二十六

起甲午至乙未凡二年

仁宗十一

至和元年春正月辛未詔京師大寒民多凍餒死者
有司瘞埋之碎通天犀和藥以療民疫言者多以陰
陽不和由大樂未定帝曰樂之不合于古久矣水旱
之來繫時政得失豈特樂所召哉 癸酉貴妃張氏
卒貴妃巧慧多智數善承迎至贈其父堯封為郡王
伯父堯佐至太師姍戚莫不顯貴然帝守法度事無

大小悉付外廷議。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卻。貴妃雖專寵特異，終不得紊政。及卒，帝悼甚至輟朝。七日禁京城舉樂一月，追冊爲溫成皇后，治喪皇儀殿。知制誥王洙陰與內侍石全斌附會，務以非禮導帝，欲令孫沔讀冊，宰相護葬。帝從之。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因力求罷。時陳執中爲首相，奉行溫成喪事，唯謹。且引王洙爲翰林學士，士論由是爭咎執中。二月壬戌，孫沔罷。以田况爲樞密副使。徙周敦頤宰南昌邑，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豪民黠吏惡。

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爲恐又以污善政爲耻也

三月己巳王貽末罷以王德用爲樞密使貽末尚真宗女鄭國公主自以祖宗來無外嫺輔政者恒懼寵祿過盛故在樞府十五年能遠權勢帝由是益加尊禮至是以疾罷德用時以太子太師致仕會乾元節上壽立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邪帝聞之遂拜樞使 壬申賜邊臣攻守圖 庚辰以太史言日當食下詔改元易服避正殿減常膳是時帝春秋旣高無子大理寺檢法官吳及上疏臣聞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臣幸得待罪法吏輒原刑

法之本以効愚忠切惟前世肉刑之設斷支體刻肌
膚使終身不息漢文感緹縈之言易之鞭筆然已死
而笞未止外有輕刑之意其實殺人祖宗鑒既往之
弊蠲除煩苛始用折杖之法新天下耳目茲蓋曠古
聖賢思所未至陛下深惻民隱親覽庶獄歷世用刑
無如本朝之平恕宜乎天降之祥而方當隆盛之時
未享繼嗣之慶臣竊惑焉或者宦官太多而陛下未
悟也何則肉刑之五一曰宮古人除之重絕人之世
今則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勦絕人理希求爵命童幼
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天死者未易悉數夫有疾而天

治世所羞况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况無罪乎
臣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爾唐太
宗定制無得踰百員且以祖宗近事較之祖宗時宦
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臣愚以謂胎卵傷而鳳凰
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也伏望順陽春生育之令
濬發德音詳爲條禁進獻宦官一切權罷擅宮童幼
寘以重法若然則天心必應聖嗣必廣召福祥安宗
廟之策無先於此書奏帝異其言欲用爲諫官而及
以父憂去及初爲檢法官三司請重鑄鐵錢法至死
下有司議及爭不可主者恚曰立天下法當由一檢

法邪及曰義理為先安有高下卒不為詘 夏四月

甲午朔日食用牲于社 五月壬辰太白晝見 秋

七月丁卯以程戡參知政事戊辰梁適罷適曉暢法

令臨事有膽量而多挾智數貪黷怙權不戢子弟御

史中丞孫抃御史馬遵吳中復論之出知鄭州己巳

出御史馬遵呂景初吳中復 八月丙午以劉沆同

平章事初沆為右正言知制誥陝西用兵沆請對極

言得失帝下其議于中書執政不悅曰須舍人作相

自行之沆曰宰相豈有常哉時來則為之 冬十月

壬辰詔士庶家母得以嘗傭顧之人為姻違者離之

張述首建儲議

丁酉葬温成皇后劉沆充温成皇后園陵監護使
中丞孫抃御史范師道等言宰相不當爲贈后典葬
不報旣葬祔廟賜后閣中金器數百兩沆力辭而爲
其子瑾請試學士院遂授館職 太常博士張述以
儲位未立上疏曰臣聞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
方離爲日君象也二明相繼故能久照東昇西沒晝
夜迭運數之常也陛下御天下且三紀矣是日之正
中也而未聞以繼照爲慮臣竊疑之歷觀前世或令
出宮闈或謀起閹寺或姦臣首議利幼主以專政假
後宮以盜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朝議恬然曾不爲

計此臣拳拳爲陛下言也。述在皇祐中，蓋嘗言之。前
後七上疏，最後語尤激，帝終不以爲罪。十一月，太
常博士吳充、太祝鞠真卿以論溫成皇后追冊事，降
充知高郵軍，真卿知淮陽軍，集賢院判馮京言充等
不當黜宰相劉沆，怒并黜京。知濠州上曰：京何罪，但
解其記注，知制誥劉敞上疏曰：臣昨聞吳充黜官，馮
京落職，將謂其所言過當，觸忤聖意，及於延和殿奏
事，面奉宣諭，乃知充等舉職，京意無他，不知中書何
故必欲排逐，傳之四方，反謂陛下不能納諫，所損不
小。臣按六經舊史，大臣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侵君之

權增君之過皆爲不忠魯僖公時頻致天旱春秋謂
由公子遂專權之應而洪範五行僭則常陽蒙則常
風下侵上則山崩地震日月薄蝕今者此事未必非
致災之由也望陛下留神省察疏上留中 是歲大
旱胡宿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
此殆郊立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
如初及言禮部間歲一貢士不便當用三年之制皆
如其言

二年春正月丁亥晏殊卒殊字同叔撫州人始年十
四真宗召試闕下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

有賦草尚在乞別命題真宗愛其不隱除祕書省正
字歷翰林學士謹厚自持以至相位計聞謚元獻命
歐陽脩爲撰舊學之碑 二月壬辰汾州團練推官
郭固上車戰法授衛尉丞 潭州上瀏陽縣所得古
鐘送太常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
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
而聲稍清歌乃恊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鐘皆
側垂照與胡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於鑄瀉務
得古編鐘一工人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
所作其名云粵朕皇祖寶龢鐘粵斯萬年子子孫孫

未實用叩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
後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其鑄鐘又
長用而震掉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羲叟謂人曰此與
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 三月丙子
改封孔世愿爲衍聖公世愿孔子四十七代孫襲封
文宣公太常博士祖無擇言祖謚不可加後嗣乃詔
改封仍令世襲 是月以旱除畿內民逋芻及去年
秋逋稅罷營繕諸役詔中外咸言得失龐籍密疏曰
太子天下本今陛下春秋固方盛然太子不豫建使
四方無所係心願擇宗室之宜爲嗣者蚤決之羣情

既安則災異可塞矣。夏四月己亥契丹遣使賀乾元節持本國三世畫像來求御容。辛亥定差衙前法。初太宗立九等差役法。後承平既久。姦偽滋生。而里正衙前主運官物賠償折耗。役爲至重。民多破產者。知并州韓琦請罷其法。蔡襄亦爲帝言之。乃視貲產多寡。差排鄉戶。衙前署籍。分爲五則。定役輕重。而罷里正衙前。自是民稍休息。琦又議建并州軍爲節鎮。胡宿上言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闕北於商丘。主火而商爲宋。星遷實沈於臺駘。主水而參爲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當

宋之分野而并爲晉地參商仇讎之星今欲崇晉非
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僞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
列於方鎮八十年矣宜如故便 乙卯出米京城門
減其價以濟流民 以趙抃爲殿中侍御史抃彈劾
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
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爲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
之君子不幸註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吳充
鞠真卿馬遵吳中復等皆以直言居外歐陽脩賈黯
復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
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由是充等悉得召還

五月己未錄繫囚辛酉詔中書公事並用祖宗故事
戊寅詔戒百官務飭官守六月戊戌陳執中罷
知諫院范鎮論執中無學術非宰相器會執中嬖妾
笞小婢出外舍死孫抃趙抃等論之不報至是以旱
錄囚范鎮言陳執中爲相不病而家居陛下欲弭災
變宜速退執中以快天下之望今臺臣不以陰陽不
和責宰相而舍大索小暴揚燕私致誣以禽獸不爲
不可致詰之事朝廷設臺諫官使之除讒慝非使之
爲讒慝也審如御史所言則執中可斬如其不然御
史亦可斬御史怒共劾鎮以爲阿附宰相鎮不顧力

爲辯其不然深救當時之弊識者韙之旣而趙抃孫
抃復與其屬合班論奏執中過失執中竟罷執中爲
相八年其所長者唯四方問遺不及門人莫敢干以
私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帝嘗問置相於王素
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任帝曰如
是則富弼爾素曰陛下得人矣至是彥博與弼同召
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
以至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于朝帝遣小黃門覘知
之語翰林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
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脩頓首賀會

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于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皆得人矣以張昇爲御史中丞昇指切時政無所避畏帝謂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爲陛下乃孤立耳帝爲感動是月余靖遣蕭注入特磨道生獲儂智高母及其弟智光子繼宗繼封伏誅時智高已死于大理亦函首至京師秋八月契丹宗真入秋山有疾死廟號興宗長子燕趙國王洪基即位以太弟重元爲太叔大赦改元清寧尊皇

太后爲太皇太后遣使來告哀宗真性佻傚嘗因夜
宴自入樂隊又數變服入酒肆寺觀尤重浮屠法僧
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其臣馬保忠嘗勸以
臣下無勲勞宜序進之宗真怫然怒曰若爾則是君
不得專豈社稷之福邪自是欲有遷除必先厚賜近
臣以絕其言 九月戊午契丹使來告其國主宗真
殂帝遣使祭奠戊辰詔試醫官須引醫經本草以對
合格者官之 冬十月癸丑下溪州蠻彭仕羲入寇
下溪州自彭允林至仕羲相繼爲刺史五世矣至是
仕羲子師寶怨父取其妻來奔辰州訴仕羲嘗殺誓

下十三州將奪其印符而并其地自號如意大王補
置官屬將起爲亂知辰州宋守信聞之乃以師寶爲
鄉導帥兵數千深入討伐仕羲遁入他洞不可得俘
其孥官軍戰死者十八九守信等皆坐貶自是蠻獠
數入寇掠邊吏不能制矣十一月己未行並邊見
錢和糴法十二月丁亥脩六塔河河入中國行太
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爲大患旣出大岷東更平地二
千餘里特以隄防爲之限夏秋霖潦百川所會不免
決溢而大名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棗濱德博懷衛鄭
等郡及開封往往受其害於是詔諸州長吏兼河隄

使防塞之法甚備而決溢之患不除說者以河隨時漲落自立春後凍解候人量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屢有證驗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隨決隨塞瀕河苦之至是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脩六塔河以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渠翰林學士歐陽脩以嘗奉使河北知河決根本上疏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流下流旣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

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隴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帝不聽。知制誥劉敞奉使契丹，素習知山川道徑。契丹導之行，自古北至柳河，回居殆千里，欲夸示險遠。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爲故道？此譯相顧駭愧曰：實然，但通好以來，置驛如是不敢變也。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敞。敞曰：此所謂駁也。爲說其音聲形。

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益歎服契丹初置
五經博士助教契丹主自即位以來求直言者再親
御清涼殿策進士四十四人復詔設學養士大頒五
經傳疏至是置博士助教各一員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六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七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二十七

起丙申至己亥凡四年

仁宗十二

嘉祐元年春正月甲寅朔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人以劉義叟之言爲驗明日文彥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劉沆富弼謀啓醮于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白無故事

彥博曰此豈論故事邪因赦死罪以下令輔臣禱天地宗廟社稷知開封府王素夜扣宮門上變彥博不使入明旦有言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劉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闕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卒于軍門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富弼陰結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治亦繼隆所教也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

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
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
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僭言
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
曰善旣而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復使二人往繼
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
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更言六塔在東
北非正北也 二月甲辰帝疾愈御延和殿彥博等
還私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乃安
已而劉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

博以沆判呈帝乃解 初張載因范仲淹勸讀中庸
讀之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
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
衆一夕程顥程頤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兩程
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兩程
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
盡棄異學淳如也 三月辛未司天監言自至和元
年五月客星晨出東方守天關至是沒壬申遣官謝
天地宗廟社稷諸祠閏月癸未朔以丑堯臣叅知政
事程戡爲樞密副使戡以文彥博親故改授副使詔

前後殿間日視事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
因言于帝曰介頃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
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介知諫院
時稱彥博長者程琳卒琳字天球博野人舉服勤
詞學科歷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前後守魏十年人
愛之爲立生祠爲人敏厲深嚴長於政事辨議一出
不肯下人然性嗇於財而厚自奉養章獻朝嘗請立
劉氏七廟且獻武后臨朝圖人以此薄之夏四月
壬子朔六塔河復決時殿中丞李仲昌等塞商湖北
流入六塔河不能容以致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

勝計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詔三司判官沈立往行
視內侍劉恢遂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
干犯禁忌且河口乃趙征村於國姓御名有嫌而大
興鍾斲非便詔罷其役令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
置獄于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以致
決潰於是流仲昌于英州餘各被謫有差是月大雨
水注安上門壞官私廬舍數萬區諸路言江河決溢
河北尤甚五月罷知諫院范鎮帝性寬仁言事者
競爲激訐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
則未嘗言及帝暴疾文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

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爲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爲。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爲念，是爲宗社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接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而試以政事，以繫億兆人心。俟有聖嗣，復遣還邸，章上不報。文彥博乃曰：柰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書曰：比天象見變，當

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死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死且有罪其爲計亦已踈矣願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彥博諭之曰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

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二三年鎮前後章凡十九上侍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糾察在京刑獄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死爭之翰林學士歐陽脩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大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覲陷于大禍

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殿中侍御史包拯
呂景初趙抃知制誥吳奎劉敞等皆上疏力請於是
宰輔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
不聽 六月乙亥雨壞太社太稷壇詔羣臣實封言
闕失而分遣使賑卹被傷者 秋七月乙酉命京東
西湖北監司分行水災州軍賑饑蠲租已丑出內藏
銀絹三十萬賑貸河北是月彗出紫微垣 八月庚
戌朔日食 癸亥罷狄青判陳州青在樞府每出入
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至墜馬足不得行又其家夜
醮焚楮火光徹外探吏馳報開封及府使詞其宅則

火熄久矣。明日都下盛傳青家光怪燭天。會大水。青避于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起疑。翰林學士歐陽脩言青掌國機密而得軍情。非國家之利。不惟於國不便。鮮不爲身害者。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知制誥劉敞出知揚州。陛辭亦言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青不自安。乞外。乃以使相判陳州。以韓琦爲樞密使。是夕彗滅。九月辛卯。謝天地于大慶殿。大赦。改元。冬十月。以周敦頤爲太子中舍判合州。至則民心悅服。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亦不從。部使者趙抃惑于譖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也。十

一月辛巳王德用罷以賈昌朝爲樞密使德用將家
子習知軍中情僞善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雖屢臨
邊境未嘗親矢石督攻戰而名聞四夷閭閻婦女小
兒亦呼爲黑王相公云書十二月壬子劉沆罷以曾
公亮參知政事沆初以附張貴妃得進數爲御史論
列沆深疾之因上言自慶曆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
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扶人陰
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
請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帝從之會御
史范師道趙抃歲滿求補郡沆引格出之中丞張昇

曰天子耳目之官而宰相挾私斥之可乎上䟽極言
沆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應天府沆長於吏事然
任數善刺探權近過失陰持之以軒輊士類論者以
此少之 以包拯爲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拯性峭
直剛毅惡吏苛刻爲政務敦厚雖嫉惡如仇而未嘗
不推以忠恕與人不苟合不僞辭色以悅人平生無
私書及知開封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以
其笑比黃河清童穉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龍圖京
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有囚犯法吏受
賕與約曰今見尹汝但號呼自辯我與汝分罪汝決

杖我亦決杖旣而拯引囚問囚果分辯不已吏訶曰
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拯謂吏弄權杖之於庭特
寬囚罪不知竟亦爲吏所賣也

二年春二月壬戌杜衍卒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自
少舉進士以至爲相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
節偉如也臨終作遺疏畧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
以旣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
謚正獻 癸酉王德用卒德用鄭州人爲時名將自
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久無功士大夫爭進
計策多所改作德用笑曰柰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

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帥真定時上遣使問邊事對曰咸平景德中邊兵二十餘萬皆屯定武不能分扼要害之地致虜兵軼境遽有澶淵之師又當時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救以至於敗誠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應變出奇立功初韓億宋祁同召試中選時德用帶平章事例當謝二人有空踈之謙言德用曰亦曾見程文誠空踈少年更宜廣問學二人大不堪祁曰吾屬見一老衙官是納侮也後二人俱成大名德用已卒億謂祁曰王公雖武人尚有前

輩激礪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 三月以翰林學士歐陽脩知貢舉初帝切於求士進士諸科一舉而獲選者至千三百餘人士子習尚險怪竒澁之文號太學體張方平嘗言文章之變與政通今設科選才專取辭藝士惟道義積于中英華發於外然則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蘊也言而不度則何觀焉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爲竒朝廷惡之屢下詔書戒敕而學者樂于放逸罕能自還今賦或八百字論或千餘字策或置所問而妄肆胷臆漫陳他事驅扇浮薄重虧雅俗豈取賢歛才備治具

之意邪其增習新體澶漫不合程式悉乞考落雖下
詔揭示而士習不改至是歐陽脩知貢舉疾時文之
詭異且嚴挾書之禁得蘇軾刑賞論欲以冠多士疑
門下士曾鞏所爲乃寘第二及拆封則軾也凡時所
推譽善文者皆被黜榜出澆薄之生候脩晨朝聚譟
于馬首街司邏卒不能禁止至爲祭文投脩家緝其
主名卒不能得然自是場屋之習遂爲之變軋茁之
辭始革矣癸卯帝御殿親試舉人及第出身者凡八
百七十七人是科得程顥張載朱光庭蘇軾蘇轍曾
鞏乙科得呂大鈞先是貢士張吳二人以殿試黜落

積忿降元昊大爲中國之患朝廷囚其家屬未幾復
縱之自此殿試士遂免黜落 是月狄青卒于陳州
青汾州人風骨竒偉少善騎射里閭狹少多從之旣
補戎行持重有謀行師當先所向有功及爲將正部
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
敢後先者故摧兗克敵名動殊俗爲國虎臣嘗有持
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詣青獻之爲其遠祖青謝之曰
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卒謚武
襄 夏四月丙寅幽州地大震壞城郭覆壓死者數
萬人己巳邕州火峒蠻儂宗旦入寇 五月己亥詔

舉行磨勘法 秋七月詔河北諸道總管分遣兵官
教閱所部軍詔陝西河北諸路經畧安撫舉文武官
才堪將領者各一人 孫復卒復字明復晉州平陽
人復疾時韓琦言于上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
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特官其一子
八月丁卯詔諸州置廣惠倉初天下没入戶絕田
官自鬻之至是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
爲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
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
千戶留田租百石以是爲差戶寡而田有餘則鬻如

舊京西唐鄧間多曠土入草莽者十八九或議置屯田或欲遂廢唐州爲縣唐守趙尚寬言土曠可闢民希可招而州不可廢得漢召信臣故陂渠遺跡而修復之假牛犁種食以誘耕者勸課勞來歲餘流民自歸及淮南湖北之民至者二千餘戶引水漑田幾數萬頃變磽瘠爲膏腴監司上其狀三司使包拯亦以爲言遂留再任 九月契丹來聘遣翰林學士胡宿報之初契丹主宗真來求御容會卒乃已至是洪基復遣使來求欲成先志帝遣張昇報聘諭使更致新主像契丹欲先得之昇曰昔文成弟也弟先面兄

於禮爲順况今南朝乃伯父之尊當先致恭於是復
使其臣蕭扈以洪基像來宿乃奉御容如契丹契丹
主具儀仗迎謁及瞻視驚肅再拜謂左右曰我若生
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蓋一都虞候耳 冬十二月
詔間歲一舉士置明經科初進士諸科待試京師者
恒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應詔徃徃沉淪十數年
以此毀行干進者不可勝數王洙侍邇英閣講周禮
至三年大比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
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
有司議咸請易以間歲之法則無滯才之歎薦舉數

既減半主司易以詳較得士必精於是下詔間歲貢
舉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凡明兩
經或三經五經各問大義十條兩經通八三經通六
五經通五爲合格兼以論語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
與進士等而罷說書舉人 是月契丹太后蕭氏薨
斤死

三年春二月癸卯契丹使來告其祖母哀遣使祭奠
夏四月丙辰詔守令或貪恣耄昏以弛爲寬以苛
爲察以增賦歛爲勞以出入刑罰爲能而部使者莫
之舉劾自今其各思率職毋撓權倖毋縱有罪以稱

朕意 吳育卒育字春卿建安人舉禮部第一中甲
科明敏勁果疆學博辨能自持度其論元昊尤爲先
見當時不從遂致疲敝中國後乃竟如其議人皆服
之卒年五十有五謚正肅 六月丙午文彥博以老
求罷以使相判河南封潞國公知諫院陳旭等恐賈
昌朝遂代爲相乃率僚屬上言昌朝交通女謁建大
第別朔客位以待宦者宦官有矯制者樞密院釋不
治昌朝竟出判許州昌朝在侍從中多得名譽及執
政始不爲正人所與 程顥爲鄆縣主簿初至今以
年少易之鄆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

訴曰父所藏也令以無証佐難決顥問其人曰藏幾
何時矣曰四十年矣曰借宅居幾何時曰二十年矣
取錢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
下此錢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
奇之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
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
曰外人謂吾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吾勢窮必殺
人言未訖顥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
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
嘿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南山有石佛

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莫敢禁止
顥戒寺僧曰俟復現必先白吾不能往當取其首就
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皆狼
狽獨顥所部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
治軍法也 張載為祁州司法叅軍遷丹州雲巖令

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
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
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 以韓琦同平章事宋
庠田况為樞密使張昇為樞密副使時羣臣皆以建
儲為言帝依違不決琦既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

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以包拯爲御史中丞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

議之。加歐陽脩爲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初，包拯知開封，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脩代之，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政勵之者，脩曰：「凡人才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開封亦遂大治。

秋八月己亥朔日食

己未，王堯臣卒。堯臣字伯庸，應天府人，舉進士第一。歷官叅知政事，在朝多裁抑權倖。京師數爲飛語，上之左右，往往讒其短。堯臣處之自若，而上亦一切不問也。至是卒，上悼惜之，謚文忠。是月下溪蠻彭士義降，先是仕義陳乞內屬，帝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視。

之簡夫度仕羲未可專用恩澤誘化至則督諸將進
兵築明溪上下二寨據其險要拓取故地五百餘里
仕羲計窮遂歸連歲所掠甲仗士卒詔辰州還其孥
及銅柱自是復通中國然黠鵞益甚 冬十月癸亥
除河北坊郭客戶乾食鹽錢 十一月癸酉議減冗
費己丑置都水監罷三司河渠司 十二月己巳詔
三司歲上天下稅賦之數三歲一會虧盈以聞 閏
月丁卯朔詔吏人及伎術官職毋得任知州軍提點
刑獄丁巳詔定制科進士遷次之格時間歲舉士登
第者衆驟致顯擢欲稍裁抑之下詔曰朕惟國之取

士與士之待舉不可曠而冗也故立間歲之期以勵其勤約貢舉之數以精其選著爲定式申敕有司而高第之人嘗不次而用若循舊比終至濫官甚無謂也自今制科入第三等與進士第一人除大理評事僉書兩使幕職官代還升通判再任滿試館職制科入第四等與進士第二第三除兩使幕職官代還改次等京官制科入第五等與進士第四第五除試銜知縣代還遷兩使職官鑠廳人視此若夫高才異行施於有政而功狀較然者當以異恩擢焉帝之世十有三舉進士四千五百七十人其甲第之三人凡三

十有九官不至公卿者五人而已

四年春正月丙申朔日食用牲于社知制誥劉敞言社者上公之神羣陰之長故日食則伐鼓于社所以責上公退羣陰今反祠而請之是屈天子之禮從諸侯之制抑陽扶陰降尊貶重非承天戒尊朝廷之義也右正言吳及上疏曰日食者陰侵陽之戒在人事則臣陵君妻乘夫四夷侵中國今大臣無姑息之政非所謂臣陵君失在陛下淵默臨朝使陰邪未盡屏也后妃無權橫之家非所謂妻乘夫失在左右親倖驕縱無節也疆場無虞非所謂四夷侵中國失在將

帥非其人爲敵所輕也因言孫沔在并州苛暴不法
燕飲無度龐籍前在并州輕動寡謀輒興堡砦屈野
之畝爲國深耻沔此坐廢 二月己巳罷摧茶自
茶爲官摧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尤嚴歲報
刑辟不可勝計園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
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又茶法屢變歲課日
削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其
禁帝曰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法者衆
顧經費尚廣未能弛禁耳旣而葉清臣請令通商收
稅以免輦運之勞弭刑辟之濫又茶與鹽均爲人用

宜以口定賦三司議以爲不可行於是著作佐郎何
鬲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
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筭歸摧貨務以償邊糴
之費可以䟽利源寬民力富弼韓琦曾公亮然其策
請于帝行之下三司議三司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
甚微而煩擾爲患園戶輸納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
法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數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
在收筭而不給本錢遂下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
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
自唐建中時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

來爲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
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寔繁嚴刑峻誅情所不
忍是於江湖間幅員數千里爲陷窅以害吾民也朕
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謹然願
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止官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
猶若慊然又於歲輸裁減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爲生
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爲經常弗復更制
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姦
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無或有貸凡歲
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

悉儲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
矣論者猶謂朝廷志於恤入省刑其意良善然茶戶
先時受錢于官而今也顧使納錢于官受納之間利
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
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受罪先時商賈
爲國遷貿而州郡收其稅今商賈以利薄不行致歲
額不登經費日蹙翰林學士歐陽脩知制誥劉敞皆
主是說請除前令帝不聽 夏四月癸酉封周世宗
後柴誅爲崇義公給田十頃以奉周祀詔曰先王推
紹天之序尚尊賢之義褒其後嗣賓以殊禮豈非聖

人稽古報功之大典哉國家受命之元繼周而王雖
民靈欣戴曆數允集而虞賓將遜德義不顯頃者推
命本始褒及支庶每遇南郊許奏白身一名充班行
恩則厚矣而義未稱將上采姚姒之舊略循周漢之
典詳其世嫡優以公爵異其仕進之路申以土田之
錫俾廟寢有奉饗祀不輟庶幾乎春秋三統厚先代
之制矣蓋從著作左郎何鬲請也 癸未陳執中卒
執中字昭譽南昌人恕之子也以父任歷官至宰輔
卒年七十贈太師命議謚禮官韓維謂執中追冊張
貴妃位號此不忠之大者至其治家益無足言宰相

不能秉道率禮正身齊家乃杜門謝客曰我無私也
豈不陋哉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請謚
榮靈帝改謚曰恭子世儒與妻婢殺生母皆棄市

辛卯詔中外臣庶居室器用冠服妾媵有違常制必
罰 五月戊戌詔除猜防大臣條約先是陳執中爲
相兩制不許至執政私第執政所薦士不得充臺官
至是並除之 壬子遣官經界河北牧地餘募民種
藝 六月丁丑吳及言春秋有告糴陛下恩施動植
視人如傷然州郡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
路饑則鄰路爲之閉糴一郡饑則鄰郡爲之閉糴夫

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坐視流離豈聖朝子
育兆民之意哉上嘉納之詔轉運司凡鄰州饑而輒
閉糴者以違制論 胡瑗卒瑗字翼之泰州如臯人
少與孫復石介同讀書泰山十年不歸景祐明道以
來學者知尊師道唯推三人而瑗之徒尤盛卒于杭
州葬于烏程何山之原 秋七月丁未帝以月食幾
盡脩陰教以應天變前後出宮女幾五百人時後宮
得幸者十人謂之十閣而劉氏黃氏在十閣中尤驕
恣通請謁御史中丞韓絳密以聞帝曰非卿言朕不
知也當審驗之先是帝遣使祈嗣于茅山絳時爲翰

林學士當草祝辭因言祈嗣顧禱祠何益女御閉于深宮者衆宦人養子絕人之世者多非所以順天地致螽斯之福于上也帝即日出宮人且裁定宦人養子之令至是絳復有言遂并出劉黃二人 田况罷

况寬厚明敏有文武材好論天下事言甚明切以疾罷 後宮周氏董氏生公主諸閣女御多遷擢同知諫院范師道上疏曰禮以制情義以奪愛常人之所難惟聰明睿哲之主然後能之近以宮人數多而出之此盛德事也然而事有係風化治亂之大而未以留意臣敢爲陛下言之竊聞諸閣女御以周董育公

主御寶白劄並爲才人不自中書出誥而掖庭覬覦
遷拜者甚多周董之遷可矣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
品秩旣高古有定員唐制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宮闈
給侍不過一二百居五品之列者無幾若使諸閣皆
遷則不復更有員數矣外人不能詳知止謂陛下於
寵幸太過恩澤不節耳夫婦人女子與小人之性同
寵幸太過則瀆慢之心生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
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用度太煩須索太廣一才
人之奉月直中戶百家之賦歲時賜予不在焉况誥
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之事耶恐斜封墨敕復見

於今日矣時大星隕東南有聲如雷師道又上疏曰
漢晉天文志天狗所下爲破軍殺將伏尸流血其氏
圖天狗移大賊起今朝廷非無爲之時也而備邊防
盜未見其至雖有將帥不老則愚士卒雖多勁勇者
少小人思亂伺隙乃作必有包藏險心投隙而動者
宜揀拔將帥訓練卒伍詔天下預爲備禦帝晚年尤
恭儉而四方無事師道言雖過每優容之 冬十月
癸酉大裕于太廟帝將親裕下禮官集議東向之位
同判宗正寺趙良規請正太祖東向之位知太常禮
院韓維請如故事虛東向之位便時禮官不敢決乃

與待制以上及臺諫官同議太祖爲受命之君然僖
祖以降四廟在上故大禘止列昭穆而虛東向魏晉
以來已用此禮詔從之 十一月庚子汝南王允讓
卒追封濮王允讓天資渾厚內寬外莊喜怒不見于
色知太宗正寺二十年宗子有好學者勉進之以善
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故皆畏服及
卒謚安懿以其子宗實育宮中故卹典有加 詔天
下舉遺逸時富弼爲相意河南必以邵雍應詔值文
彥博以使相判河南府以兩府禮召見雍雍不屈遂
以福建黃景應詔弼不樂奏乞再舉遺逸王拱辰爲

河南留守乃薦雍潁川薦常秩適弼以憂去位乃以
雍秩皆除將作監主簿召命下二人皆不起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七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八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二十八

起庚子至癸卯凡四年

仁宗十三

嘉祐五年春正月辛卯朔白虹貫日太白犯歲星是月鑿二股河自李仲昌貶河事久無議者河北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宜浚二股渠分河流入金赤河可以紓決溢之患朝廷如其策役三千人幾月而成未幾又併五股河浚之三月癸巳劉沆卒沆字冲之永新人以進士起家挾貴妃進至相

位 乙未歲星晝見壬子以蝗澇相仍敕諸路賑饑
仍察州縣不稱職者 夏四月程戡罷以孫抃爲樞

密副使戡與宋庠不合數爭議於帝前臺諫以爲言
帝不悅殿中侍御史呂誨復論戡結貴倖以致位乃
罷爲羣牧制置使 丙戌命近臣同三司議均稅

五月丁酉詔三司置寬恤民力司遣官分路延訪以
寬民力 己酉召王安石爲三司度支判官安石臨
川人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携其所撰以示歐陽脩脩
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
文求試館職安石獨不求試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

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尋通判舒州文彥博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召試館職不就歐陽脩薦爲諫官安石以祖母年高辭脩以其須祿養復言于朝用爲羣牧判官又辭懇求外補知常州移提點江西刑獄與周敦頤相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授以美官唯患其不就也及是爲度支判官聞者莫不喜悅安石果於自用於是上萬言書大要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

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在位之人才旣不足用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闊而熟爛者

也上覽而置之 呂祖謙曰安石變法之蘊亦畧見

於此書特其學不用於嘉祐而盡用於熙寧世道升降之機蓋有在也 六月乙丑詔戒上封告訐人罪

或言赦前事及言事官彈劾小事不關政體者 秋

七月癸巳邕州言交趾與甲峒蠻合兵寇邊都巡檢

宋士堯拒戰死之詔發諸州兵討捕 戊戌歐陽脩

等上新唐書先是帝以劉煦等所撰唐史卑弱淺陋

命翰林學士歐陽脩端明殿學士宋祁刊脩之曾公

亮提舉其事十有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事增

於前文省於舊脩撰紀志表祁撰傳故事每書首止

列官尊者一人脩以祔爲先進且於唐書功多故各著其名以自異 庚戌詔中書門下采端實之士明進諸朝辯激巧僞者放黜之 八月壬申詔求逸書

九月己丑太白晝見 冬十月乙酉深州言野蠶

成繭被于原野 十一月辛丑宋庠罷庠再登用浮

沉固寵愛信幼子縱其與小人游殿中侍御史呂誨論庠陰求援助徇私紊法罷判鄭州 以曾公亮爲

樞密使以張昇孫抃叅知政事歐陽脩陳旭趙槩爲樞密副使以薛向爲陝西轉運使兼制置解鹽事

十二月辛巳以諸州父老百歲以上者十二人補州

助教

六年春正月乙未許兩制與臺諫相見 二月乙丑
詔良民子弟爲人誘隸軍籍者許訴還之 三月己
亥富弼以母喪去位詔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
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固請終制且曰起復金革之
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帝乃許之 夏四月庚辰陳旭
罷知諫院唐介趙抃御史范師道呂誨上疏論旭陰
結宦者故得大用帝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
耶乃兩罷之旭知定州介等亦外補 以包拯爲樞
密副使 五月丙戌詔諸路敦遣行義文學之士

丁酉宋祁卒祁字子京安陸人庠之弟也祁舉進士
歷官龍圖閣學士遷左丞進工部尚書卒年六十四
自爲誌銘及治戒以授其子且曰吾學不名家文章
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請謚勿
受贈典久之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謚乃謚景文 六
月壬子朔日食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食四分之而雨
羣臣欲援至和例稱賀同判尚書禮部司馬光言日
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爲近狹雖京師不見
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慝甚
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

乃曆官術數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爲賀也帝從之
壬申歲星晝見丙子以司馬光知諫院光入對
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
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
言但人不敢及耳光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
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復以三劄子上
其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
之謂興教化脩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
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
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唯道所在

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
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
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能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
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
則亡臣切見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元元汎
愛羣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踐祚垂四十
年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
羣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一
亦有所未盡歟臣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羣
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盡察得

失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善矣或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爲之寒心哉望陛下以天性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綱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其二論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非特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

慎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畧者爲將帥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其三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上以其一留中其二下中書其三下樞密院又曰赦書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漢吳漢曰臣死無所言願陛下慎無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蜀人稱諸葛亮之賢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然則古之明君

賢臣未嘗以赦爲美也又進五規一曰保業其畧曰
天下重器也得之於艱守之於難王者始受天命之
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
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願稽顙而爲臣當是之時
有智相偶者則爲二力相參者則爲三愈多則愈分
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
之至艱乎及夫羣雄已服衆心已定凡人之性皆以
爲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有驕惰之情
生驕者玩兵黷武窮奢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
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斯不亦守之至難

也二曰惜時其畧曰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
日中孔子彖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是以聖人當
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聞永久無
彊三曰遠謀其畧曰詩云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
暇無災異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
牖戶者修敕其政治也四曰謹微其畧曰宴安怠惰
肇荒淫之根竒巧珍玩發奢侈之端甘言卑辭啓僥
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
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而日
滋月溢遂至深固知此而革之則用力少而功百倍

矣五曰務寬其畧曰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
國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
上下親遠近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
奸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
量才能課功過審官之實也詢安危防治亂納諫之
實也選勇果習戰鬥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
盛美無益也又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
內臣今內臣不過去御坐數步君臣對問之言皆可
聽聞恐漏泄機事非便帝皆嘉納之詔自今止令御
藥侍臣及扶持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悉屏之

戊寅以王安石知制誥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脩起居注辭之累日閣門吏賫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于室吏置敕於案而去又遣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及徑除知制誥安石遂不復辭矣 秋七月丙戌詔賑恤淮南江浙水災 癸巳詔曰臺諫爲耳目之官乃聽險陂之人興造飛語中傷善良非忠孝之行也中書門下其申飭百工務敦實行循而弗改者絀之 八月丁丑詔諸路刺舉之官未有以考其賢否比令有司詳定厥制其各務祇新書核事實以稱朕意仍令考校轉運提刑課績院以新條目施

行 戊寅詔曰朕觀古者治世牧民之吏多稱其職而百姓安其業今求才之路非不廣責善之法非不詳而吏多失職非稱所以爲民之意豈人才獨少而世變殊哉殆不得久於其官故也蓋智能材力之士雖有興利除害禁奸勸善之意非假以歲月則亦遽難責效欲終厥功其路無由自今諸州縣守令有清白不擾政績尤異而實惠及民者本路若州連書同罪保舉將政績實狀以聞中書門下察訪得實許令再任 閏月乙酉復以成都府爲劍南西川節度庚子以韓琦爲昭文館大學士曾公亮同平章事張昇

爲樞密使胡宿爲副使宿爲人清慎忠實臨事不妄
發能顧惜大體時羣臣方建利害多務更張革弊宿
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
於治也 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王介蘇軾蘇
轍皆在舉中轍對切直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以
直言召人柰何以直棄之乃收入第四等王安石意
輒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朶不肯撰詞韓琦曰此
人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
谷朶疑之乎改命沈遘爲之詞 時有詔舍人院無
得申請改除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

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
陛下守法而強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
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執政者不悅會以
母喪遂去職 以歐陽脩叅知政事時韓琦爲首相
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脩三人同心輔政
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脩以兵民官吏財利之要
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
司 冬十月壬辰起復宗實知宗正寺初帝旣連失
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
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

未之行言者亦稍怠先年韓琦初入相嘗乘間言之
及懷孔光傳以進帝不答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脩
極言之至是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
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
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
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
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
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
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
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遂曰朕有

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爲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凡十八章而後許之 十二月丙戌復豐州 以周敦頤爲國子

博士通判虔州時趙抃守虔熟視敦頤所爲乃大寤
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

七年春正月乙亥詔南郊以太祖配爲定制 二月

已卯朔詔開封府市地于四郊給錢瘞民之不能葬
者 三月乙卯孫抃罷以趙槩叅知政事吳奎爲樞

密副使 夏四月夏國主諒祚遣使來稱宣徽南院

使詔戒之曰維乃祖考克有西土世爲漢藩輔今爾

弗蹈于前烈迺竊署重爵以奉幣於朝方邊吏拒還

乃復稽留境上不及廷見之期洎朕親覽貢函而僭

我王命實如所聞朕疑風俗荒遠未達朝廷之儀雖

然棄信慢常誼不可長其務思先世之約以保綏于
斯民毋忽是圖以奸我有邦之罰今後所差使人即
不得僭倣 五月戊午太白晝見庚午樞密副使包
拯卒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始舉進士以親老侍養
不仕者十年起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使歸
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爲割牛舌
而又告之盜者驚伏徙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
率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僅足貢數秩滿不持
一硯歸及知諫院知開封剛毅之操神明之政爲世
名臣贈禮部尚書謚孝肅 六月丙子朔歲星晝見

秋七月戊申太白經天 八月己卯立宗實爲皇

子賜名署 御製明堂迎神樂章皆隸于太常翰林

學士王珪言昔之作樂以五聲播於八音調和諧合

而與治道通先王用於天地宗廟社稷事于山川鬼

神使鳥獸盡感况於人乎然則樂雖盛而音虧未知

其所以爲樂也今郊廟升歌之樂有金石絲竹匏土

革而無木音夫所謂祝敵者聖人用以著樂之始終

顧豈容有缺耶且樂莫隆於韶書曰戛擊是祝敵之

用旣云下而擊鼗知鳴球與祝敵之在堂故傳曰堂

上堂下各有祝敵也今陛下躬祠明堂宜詔有司考

樂之失而合八音之和於是下禮官議而堂上始置
祝敵又秘閣校理裴煜奏大祠與國忌同者有司援
舊制禮樂備而不作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有樂
宜也然樂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適一己之私也謹按
開元中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裴寬立議廟尊
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以
寬議爲是宗廟如此則天地日月社稷之祠用樂明
矣臣以爲凡大祠天地日月社稷與忌日同者伏請
用樂其在廟則如寬之議所冀略輕存重不失其稱
下其章禮官議曰傳稱祭天以禋爲歆神之始以血

爲陳饌之始祭地以埋爲歆神之始以血爲陳饌之
始宗廟以灌爲歆神之始以腥爲陳饌之始然則天
地宗廟皆以樂爲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殆謂此
也天地之間虛豁而不見其形者陽也鬼神居天地
之間不可以人道接也聲屬於陽故樂之音聲號呼
召於天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故祭必求
諸陽商人之祭先奏樂以求神先求於陽也次灌地
求神於陰達于淵泉也周人尚臭四時之祭先灌地
以求神先求諸陰也然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
去樂明矣今七廟連室難分廟忌之尊卑欲依唐制

及國朝故事廟祭與忌同日並縣而不作其與別廟
諸后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九宮太一及蜡百
神並請作樂社稷以下諸祠既卑於廟則樂可不作
珪等以爲社稷國之所尊其祠日若與別廟諸后忌
同者伏請亦不去樂詔可 九月乙巳朔進封皇子
鉅鹿郡公宗寶旣終喪韓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
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
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
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
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脩聞之歎曰

王珪真學士也詔下宗實復稱疾固辭章十餘上記
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
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
安無患乎宗實始悟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貴
之富至于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
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始
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
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唯書數
厨而已中外相賀冬十月乙未太白晝見丙申詔
內藏三司出緡錢百萬助糴天下常平倉召福州

處士陳烈爲國子監直講不至烈候官人學行端飭
動遵古禮篤於孝友御童僕如對賓客從學者常數
百人公卿交薦其賢朝廷屢召之固辭不起人問其
故烈曰吾學未成也 知府州折繼祖卒初繼祖欲
解去州事下河東安撫使梁適體量適言折氏世襲
此州比年監司一以條約繩之尤爲煩密繼祖不自
安故欲解去乞慰存之詔不許至是卒以其兄子克
柔權領州事 十二月丙申帝幸寶文閣爲飛白書
分賜從臣作觀書詩命韓琦等屬和遂宴羣玉殿
八年春二月癸未帝不豫丙戌中書樞密奏事于福

寧殿之西閣 三月丙午龐籍卒年七十六籍字醇
之單州武城人舉進士及第爲杭州司理叅軍歷官
宰相明知果決精於法令治民有惠愛特於治軍甚
嚴士卒畏之謚莊敏 辛未帝崩于福寧殿年五十
四遺制皇子即皇帝位山陵制度務從儉約於是皇
后悉歛諸門鑰寘于前黎明召皇子入嗣位皇子驚
再言曰曙不敢爲因反走韓琦等共掖留之 夏四
月壬申朔皇子即位欲亮陰三年命琦攝冢宰宰臣
不可乃止 史臣曰仁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有司
嘗請以玉清舊址爲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園猶以爲

廣何以是爲燕私常服浣濯帷幃衾裯多用繒絁嘗
中夜饑思燒羊戒勿宣索曰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
以備不時之需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歲活千餘人每
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况敢濫用刑乎四十二
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茂殘刻之人刑法似縱
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
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
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壅國基者厚矣
子孫一矯其所爲馴致于亂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
誠無愧焉 呂中曰國家之有天下強不如秦富不

如隋形勢不如漢土地不如唐所恃者人心而已太祖肇之太宗真宗培之至仁宗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刑以不殺爲威財以不畜爲富兵以不用爲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爲賢以寬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夫而以至誠待夷狄蘇軾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誠確論也 乙亥帝不豫丙子尊皇后曰皇太后己卯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乃御內東門小殿垂簾宰臣日奏事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己意檢柅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

不以假借宮省肅然 庚子立高氏爲皇后后侍中
瓊之曾孫母曹氏太后姊也故少育于宮中與帝同
年生又俱撫鞠于太后仁宗嘗曰異日必以爲配旣
長出宮婚于濮邸封京兆郡君生三子至是冊爲皇
后 五月戊午以富弼爲樞密使 調程顥爲江寧
上元主簿值令缺顥攝邑畫法均田稅盛夏塘隄大
決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
能興作顥曰如此苗稿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
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
病者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

輒死顥察其由蓋旣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
有司文移具則困於饑已數日矣顥白漕司給米貯
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常云一命之士
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茅山龍池有蜴蜥五
色而文祥符中使使取至途中使奏云飛空而去遂
嚴奉以爲神顥至捕而脯之羣疑始釋見人持竿道
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使勿爲自是鄉民子弟不
敢蓄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 秋七月帝疾瘳
初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
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内外汹懼知諫院呂誨

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然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脩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且道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脩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邪后意稍和脩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

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
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
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
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
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
御殿至是月壬子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
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 癸亥歲星晝見 契
丹耶律重元反兵敗自殺初契丹主尊寵其叔重元
甚至賜以金券免拜不名而重元陰懷異圖是月契
丹主田于灤水之太子山重元子楚王涅魯古與樞

密同知蕭胡覩等四百人謀作亂敦睦官使耶律良
上變契丹主召南院樞密使耶律仁先語之且急召
涅魯古仁先曰此曹凶逆臣固疑之陛下宜謹爲備
臣請帥衛士討之涅魯古聞召知事泄遂誘脅弩手
軍犯帷殿契丹主急欲走南北院仁先曰陛下若捨
扈從而行賊必躡其後且南北大王心未可知乃止
仁先環車爲營折行馬爲兵仗帥官屬近侍三十餘
騎陣抵扭外使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等率宿衛士
卒數千人與涅魯古戰賊衆多降涅魯古躍馬突出
爲近侍渤海阿厮等射殺之重元被傷而退其黨謂

胡覩等曰行宮無備宜乘夜劫之若候明日外援必至其誰從我胡覩曰第圖之勿令外軍得入彼何能為黎明而發何遲之有重元從之令四面巡警待旦遂奉重元僭位以胡覩為樞密使而率奚人二千薄行宮會五院部節度蕭塔剌聞召領兵適至仁先俟賊氣沮背營而陣乘便奪擊塔剌自外擾之賊徒大奔追殺二千餘里重元走大漠嘆曰涅魯古使我至此乃自殺黨與皆伏誅契丹主執仁先手曰平亂皆卿之力也加尚父進封宋王乙辛等加賞有差 八月癸巳以生日為壽聖節 九月上大行皇帝尊謚

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廟號仁宗辛亥子仲鍼進封
濼陽郡王改名頊 冬十月甲午葬仁宗于永昭陵
十二月己巳開經筵翰林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
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
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
耳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八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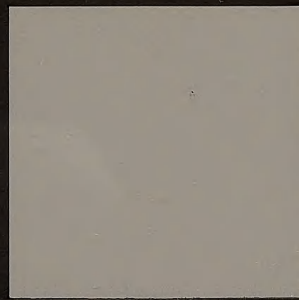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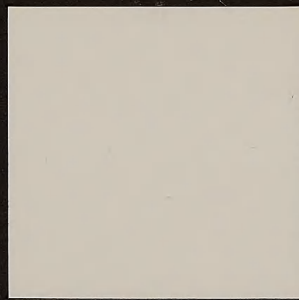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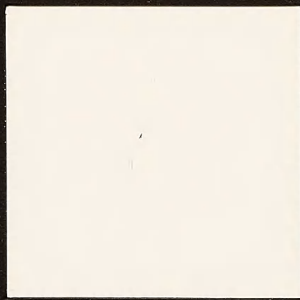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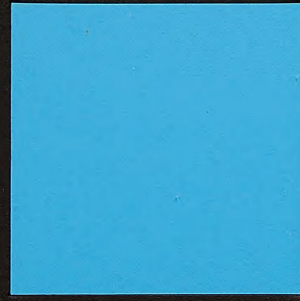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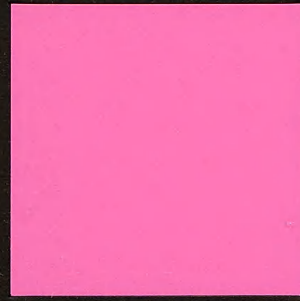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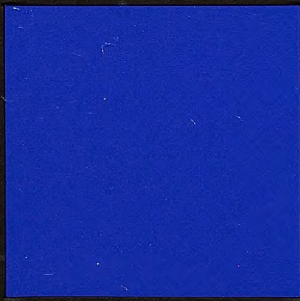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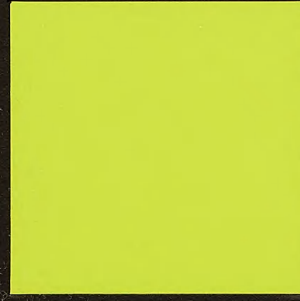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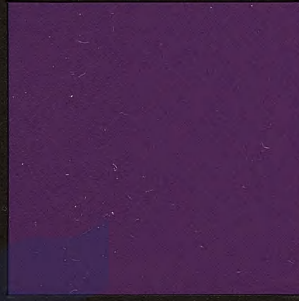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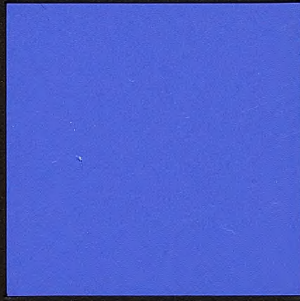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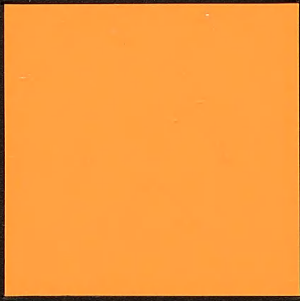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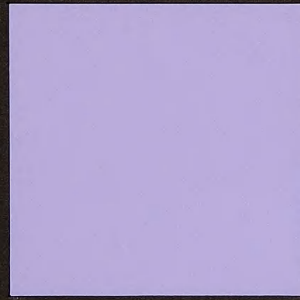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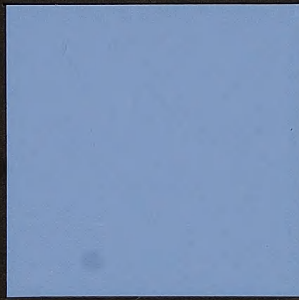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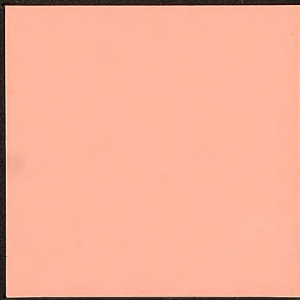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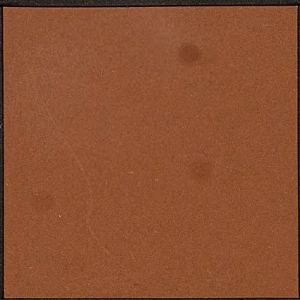
甲 登記號：029980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